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
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
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愾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

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魚屋上之鳥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

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
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
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
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
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
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
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
里都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

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身毀體殺子以干利
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
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噐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
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
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煉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

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後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
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
侯讎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
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
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

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
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
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
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
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
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
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
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
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
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
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
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
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

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
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
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
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
君者也行瀆史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
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
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
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
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

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
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
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
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
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
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
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
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
行也

子路持劔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
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

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

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

難母乃不可乎喜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劉向說苑卷第五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收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蟹蟹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蟹蟹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

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
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其草而遺之故
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
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
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
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
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
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
三年頽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
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
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
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
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
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
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
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
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
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
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
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
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已力不亦
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
曰充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
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

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

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

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戰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噐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晉逐欒盪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
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
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

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
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
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
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
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

死而况為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哭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

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

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適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君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

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

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

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

立為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
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
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
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
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假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
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為僕奪庸織之妻而
使織為參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
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
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

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
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
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
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疆者
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
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
之修近理內政振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
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
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奏強國先其刑而後德也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

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阨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

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
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
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
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
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
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
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
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
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
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
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
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
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
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鱮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

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焉。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陣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

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

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

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媮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

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

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
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
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茂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
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
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
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
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
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謀
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
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

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
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
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
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尊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
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
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
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
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
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
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
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
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
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
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
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
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
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以

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
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
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
賂不至陂也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
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
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

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
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
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
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
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
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
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
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
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

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揚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

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刑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

鼠因往託為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
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
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
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
者為噐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噐而入且酤公
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
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
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
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

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
無由入矣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
之君不對而偕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其
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
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
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

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封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政無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

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

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
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
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
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
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
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
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
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

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鷹之矣古之魯俗
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
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
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
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不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
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
淫泆之路興矣

劉向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

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
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
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
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
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
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
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
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政敗強晉無
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
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
冀州揚威于鷄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
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
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
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

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竒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悖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身或作故傳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

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
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
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
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
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
國司馬喜躡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睢折脅拉
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
猶絲絲之葛矣

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
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
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
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
而登嶮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
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
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
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
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

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
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
則百節知也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匡麗之宮威王
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
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其所以君王
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
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死於沙丘任李允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
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
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
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
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
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
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
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
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

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為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乃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蕪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

於是舉兵而攻齊樓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徃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徃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况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

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自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僂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為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母取搯者母取健者母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搯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

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

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蕩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齊景公伐宋至于
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
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
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
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
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
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
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
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
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

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
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
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
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
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
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
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
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
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
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驥駟騏驥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膺西施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
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
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
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
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有香餌而不能
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

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
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
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
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
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
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楮
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
人掖以相擗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
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
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
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
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
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
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
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
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復入臣是以
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
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
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
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
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
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
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

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譎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

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

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授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贖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

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

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既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

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常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司城子罕亡子常不從子罕來復召子常而貴
之左右曰君之善子常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常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常之
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日我之亡也吾臣之削
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揚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
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
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逐出見之因授以為相
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塚者宜禾澇邪者百車傅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眊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眊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凡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

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
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
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
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
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
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
乃使復將

劉向說苑卷第八



